

卷二十三 名臣

杨忠武公事略

公讳遇春，字时斋，四川崇庆州人。生之夕，母氏李梦大水泛红匣至，揭视之，中有双鲤，一金色，一赤色。少有志量。举乾隆四十四年武乡试。从征甘肃石峰堡，调赴台湾，出征廓尔喀，咸有功。由把总累擢守备，赏蓝翎。

六十年，黔苗逆命。公力战，解嗅脑重围。苗复悉众攻松桃厅，大学士贝子福康安公令诸将往援，山险寨密，莫敢进。公请率敢死三十人为前锋，而精兵三千继其后，由间道攻其不意，纵马入贼屯。疾呼曰：“大兵至矣！降者免死！”贼相顾错愕。公复呼曰：“真降者跪！”于是跪者数千人。全军直抵松桃城下，贼溃，围遂解。贝子壮之，立奏，予孔雀翎，加都司銜。复解永绥城围，锡劲勇巴图鲁名号，迁云南都司。又以生擒首逆吴半生功，擢游击。

嘉庆元年，参赞额勒登保公攻贼茶山。贼围官兵于土垒，截我归路。公帅壮士数十人冲围，夺据对山，拔出官兵数千，十盪十决，当者辄靡。贝子望见之，惊叹不已，即军中驰授四川普安营参将。遂复乾州。擢广东罗定协副将。苗平而教匪起，公随额侯移师往剿。当是时，教匪蔓延川、陕、湖北间，其尤著者，湖北则覃加耀、林之华，汉南则张汉潮。公剿贼鸡公岭，擒斩三千，夺贼卡三十馀处。进捣帽子山，用奇兵趋贼后，夺其隘，之华中

枪死。大捷中保寨，加耀、汉潮皆就擒。寻败贼于小庙口。又败之于长沙岸、于大任河，斩馘二千七百有奇。三年四月，张正潮以三万众窥荆门州，公首先陷阵。贼败走南漳，官兵蹙之，俘斩五千余人，生擒九百余人。会丁父忧，请回籍守制。特旨赉白金三百两治丧，仍以墨经随征。十二月，生获罗其清于大鵬寨，馘贼五千。功第一，迁甘肃西宁镇总兵。

四年正月，战萧家湾及黄土墙，再战谭家山，皆大捷。前后殪贼五千有奇，馘张长庚，获王光祖，射死冷天禄。自是陕人闻公名，震为天人，川中妇孺亦慑公威望矣。

五年，擢甘州提督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初，经略额侯上言：“诸将中惟杨遇春谋勇兼优，此外无可专任者。”五年夏，又偕参赞那彦成公、德楞泰公合疏请增兵，隶公麾下，与经略参赞分路剿贼。诏曰：“可。”六月，公遂以提督别领偏师并渭西上，击开陇之贼。八月，剿伍金柱于手扳崖。战酣，别贼杨开甲从间道突至，我军腹背受敌，自午至酉，围愈急。有白袍贼手大旗，直犯公，相去咫尺，急坠马，则已为后队护枪所毙，即金柱也。是夕二鼓，公始归队。明日，追斩开甲于山梁。六年二月，追贼至龙池场，设伏生擒王廷诏。三月，生擒高天得、马学礼于龙洞溪，并获伪帅十七人。晋骑都尉世职。五月，大膊于白河。六月，获冉天士、王士虎等逆目二百余人于大池坝。八月，诏以南山馘贼责公专剿。忽川忽陕，搜捕不遗余力。事平，晋二等轻车都尉。先是，龙溪洞之捷，俘馘甚众，公择骁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赎罪，咸伏地哭，愿报不杀之恩。及剿冉天元于苍溪，天元骁桀善战，为诸寇冠，经略令公长右翼，西安将军穆克登布长左翼。而穆将军与公议不合，先三日驰出贼前，贼以奇兵断其归路，萃精锐冲左翼，后队黑夜乘高自岭下压，短兵接，左军溃。贼遂并力攻右翼。公据废寨断墙力拒，掷草炬山下，照耀如白昼。以劲弩射之，矢垂尽而天曙。时八百人者殊死战，无不以一当百。贼败遁，追擒王登廷。公治

军严整，虽仓卒众寡不敌，未尝少却。平日朴讷若无能，遇贼辄机谋洞中，应变如神。尤不嗜杀，能得降人死力。苍溪之役，盖其明效云。

七年秋，调固原提督。明年，丁母忧。命俟凯撤后回籍守制。寻追剿苟文润于红山寺。初战，我兵小却，公率数十骑跃马直前，贼始败。明日，又大败之。贼自是不能延残喘矣。

十年七月，南山新兵叛。新兵者，嘉庆五年平教匪后，于南山要地设宁陕镇，以从征乡勇五千人充伍者也。地险兵悍，为汉北第一雄镇。至是，因文吏停给盐米银，发包谷充粮激变，于是营兵陈达顺、陈先伦等戕副将游击，却库狱以叛。公初奉命回籍，补行守制百日，由川入觐，至西安，闻变，即奏调满兵四千剿之。诏以德楞泰为钦差大臣，而命公驰赴宁陕镇。公扼方柴关，大帅皆以兵会。锋交，贼锐甚。公与诸将皆失利。首逆蒲大芳等望见公，犹下马遥跪，哭诉营官蚀饷状。公晓以顺逆，知其尚可以义动也。乃与总兵杨公芳谋曰：“贼骁悍，经战阵久，破城三、营汛十九，生民荼毒已甚。诛渠魁，宥胁从，则事可息。若必欲尽剿，势必奔溃四出。老师费帑，不可以日月计。川楚匪徒，其已事也。”各大帅皆犹豫。公乃按兵缓攻，而令芳单骑入贼营招抚。越数日，蒲大芳竟率四千人诱缚达顺、先伦诣公军前降。公率大芳邀击不降之贼于江口，斩贼渠朱先贵等。德公遂以逆贼震慑兵威，穷蹙乞命奏，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尽释归伍。上震怒，责德楞泰专擅废法，纵叛损威。时古北口提督薛太烈在军中，德公令驰覲面奏情事，大烈奏对失实。于是廷议降公宁陕镇总兵，芳戍伊犁。

十三年入觐，赏乾清门侍卫，仍授固原提督。十八年秋，太盗李文成据滑。诏陕督那彦成讨贼，以公副之。贼萃精锐于道口镇。官兵合剿，公自当其前，率亲兵八十人由运河西进，觐道口，遇贼数千，即大呼突击。贼辟易，追渡河，擒斩二百有奇。贼败入道口。公收队，数亲兵少二人，复冲入贼队，夺还二尸。贼为

丧气，遂断浮桥，焚渡船，率诸军进攻，所向，贼望见髯将军，辄披靡。寻克道口，烧贼万计。复击走桃源贼三千于城东。进围滑，用地隧轰破其城。十二月，滑县平。仁宗大悦，锡公二等男爵，赏黄马褂，命紫禁城骑马。会陕西三才峡箱贼起，移师剿。两越月藏事。晋封一等男。甲戌、己卯，一再陛见，睿皇帝慰劳有加。尝命跪在膝前，执手慰劳，谓“卿与朕同岁，年力尚强。将来如有军务，卿须为我独当一面。”手赐珍物数种。见公长髯，称美者再。时公弟逢春官曹州总镇，上命公绕道视逢春所练兵。宣宗即位，特加太子少保，赏戴双眼花翎。

道光五年，署陕甘总督。六年，回首张格尔叛。诏公以钦差大臣统陕甘兵五千，驰赴哈密。寻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，公为参赞大臣，会阿克苏进剿。七年二月，败贼于洋阿巴特。寻败之于沙布都尔，又败之于阿瓦巴特，擒斩各数万，追至浑河，距喀什噶尔贼巢十馀里。贼悉众背城一战，列阵二十馀里，筑横垒蔽之。西南风起，撼木扬沙，大雾晦。我前敌大队迷道相左，未即至。将军以贼据形势，又众寡不敌，欲退屯十馀里，须霁而进。公不可，曰：“天赞我也。贼不知我兵多少，又不虞我即渡。时不可失。且客兵利速战，难持久。”乃遣千骑绕趋下游，牵贼势，而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，据上风，炮势与风沙势相并，若百万兵摧压骤至，乘势冲入贼阵。贼土崩。三月朔，遂复喀什噶尔。五日，复英吉沙。十六日，复叶尔羌，又复和阗。加太子太保。时张逆远遁，诏公先行入关。八年正月，杨公芳擒张逆于铁盖山。芳，公所拔士也。至是，先封果勇侯。公入觐，捷音适至。上大悦，赏公紫缰，授陕甘总督，图像紫光阁，并擢公子国桢为河南巡抚。本朝汉人中由提督迁总督者，赵公良栋父子及梁公鼎、岳公钟琪后，得公而五。

九年冬，公寿七十。赐御书额曰“绥边锡祐”，楹联曰“三朝疆场宜勤久，两世封圻积庆多”，及“福、寿”字，如意、玉帛诸

珍物。十五年，予告归蜀，陛辞，晋封一等昭勇侯，食全俸。赐御书紫光阁像赞一、御制诗扇一。回籍后，复赐御书“福、寿”字。十八年二月，薨于里第，年七十有八。遗疏闻，上震悼，赠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，赏白金二千两治丧，入祀贤良祠，谥忠武。

公尝梦神授黑旗，每战必身先，贼望见黑旗，即知为杨家军。受知于福文襄最早。文襄歿后，每临大敌，先一夕辄梦见之，次日必得奇捷。凡战阵所俘，必讯明入贼营三月以外始诛，或虽逾三月，而年老无能、年幼无知，皆赦免。故治军数十年，未尝妄杀一人。凡疲卒，经公训练，即胆壮；或精锐改隶他部，仍不能用命。将战，距贼三五里必少停，排比队伍，虽遇伏，不至失措。其剿苟文润也，贼锋锐甚，公首进，参赞德公继之。贼压山而下，势若建瓴，众惊退。公据沟力拒，贼矛逼马首，公震威一叱，众矛辟易，亲兵数人乘势越沟击却之。众以为神。一日，料贼必出掠民寨，伏兵以待，留羸卒守营。贼不趋寨而逼营，仅隔一沟，众失色。公冠带徐步出卧营外。贼曰：“诱我也。”改趋民寨，为伏兵所破。方柴关之役，官兵与叛兵多故旧，莫肯用命。贼冲官兵为数段，公仅馀亲兵数十，据废垣骂贼。贼大队数千来逼，忽轰然退走。及讯俘，言金甲神压垒立云。公绪发从戎，大小数百战，皆陷阵冒矢石，或冠翎皆碎，或袍袴皆穿，未尝受毫发伤。上询及，叹为真福将。回疆七里河之战，贼十倍我，枪炮如雨，公下马席地坐，以安众心。并回叱长子国柱速下马，甫及地，而隔河已炮碎其鞍矣。

公修髯隆准，目睛映日光，返照能射人。毕生无姬侍，而操守尤廉。任总督时，讨军实，肃官方，边务皆控制得法。

子国佐，官副将。国桢，字海梁，官至闽浙总督，袭侯爵。国桢，少倜傥，豪饮不羁。其自刑部郎出守颍州也，公方提督固原。长公子国佐亦以守备引见，并予假省亲。国桢至，轍者以公命止之，不许入。国佐入为跪请，久乃召而庭数之，国桢免冠谢。公

曰：“吾起武举，上拔擢至此，恩遇无比，常恐老不知所报。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也。”命予杖。文武吏士为叩头乞免，不许。已皆大骇服。道光初，国桢擢云南盐法道，未上，迁按察使。陛辞，宣宗谕曰：“好为之。有如不称，当语而父知耳。”当是时，上亦知公家法云。

那文毅公事略

公讳那彦成，字韶九，一字东甫，号绎堂，姓章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勤公阿克敦曾孙，大学士文成公阿桂孙也。由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侍讲，转侍读，入直南书房，擢祭酒、詹事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晋内阁学士。嘉庆二年，命为军机大臣，充崇文门副监督，兼副都统。三年，迁工部右侍郎。四年，调户部右侍郎，授掌院学士，擢工部尚书，兼崇文门监督，充实录馆、国史馆总裁，经筵讲官，教习庶吉士，兼都统。赐紫禁城骑马。上以公三岁而孤，其母那拉氏抚孤守志三十余年，表其门，赐御书“励节教忠”额以荣之。寻授总管内务府大臣。

先是，湖北白莲教匪樊学明叛于襄阳，其党张汉潮寇秦中。诏参赞大臣明亮讨之。而成都将军庆成、陕西巡抚永保与明亮有隙，师行不相顾。八月，命公为钦差大臣，督明亮军，褫庆成、永保职，按其事。十月，劾明亮奏报诬罔状，乃逮治明亮。命公领其军。明公寻破贼，诛汉潮。公奏汉潮谋主冉学胜餘党在陕，宜亟除。上是之。十一月，败贼于五郎。疏言：“军饷前费八千餘万两，有司图肥己，将弁亦希分润，致贼阅四年未殄灭。臣刊刻粮单，按程期赴粮台核给，以杜冒销。”又言：“秦中将帅各为一路，致贼乘间遁。今臣等相机分合，声息相通，使贼所至必有官兵进剿。”谕

曰：“所论切中从前积弊。”寻疏请五郎设重镇，增总兵一员，编乡勇于新营，更设县丞巡检分防。从之。时贼窜秦岭老林，官兵由渔洞子踏冰入。贼三路迎敌，我兵分道进攻，大破之。手敕报曰：“山险冰滑，舍骑步行，可谓辛苦备经矣！”十二月，贼匿高关峪、夹岭，我军潜师夜击。贼奔凤凰山，公遣将士夜缒下，歼贼六百有奇，毙伪元帅黄尔雄等。餘匪走平利，檄别将庆溥等截之。得旨嘉奖。寻破贼于秦岭。嗣以贼匪逼出老林，复逸入楚、豫。有诏严飭。

五年正月，川匪二万窜陕西略阳。公击破老林逸贼，获襄阳起事贼目三十有奇。复歼逸贼百馀，擒贼首高遇春等。进兵至汉中，因川匪鸱张，入栈道追剿。上嘉其不分畛域。二月，川匪至陇州，乃出栈亟剿。贼屯陇山镇，大破之。分道亟追，斩俘三千馀，歼伪元帅魏学林、伪先锋严士沛等。诏授参赞大臣，赐玉牒金合荷包，下部议叙。公以经略额侯在陇，应受其节制，缴钦差大臣关防。得旨俞允。是月，贼避官兵南走，追及于秀金山，败之。又败贼于严家坝。会经略疾作，诏公兼领各路兵。贼陷文县，据卡狼寨。我兵乘月夜渡河，破其阵，歼贼将李大旺等，并杀贼千三百人。寻败贼于龙泉沟，又败诸林江浦，俘斩千馀。追至毛峪山，贼弃辎重遁。公随令将军恒瑞回陕西协剿，战屡捷。上以其遥合庙算，内外一心，予奖赉。未几，贼首高二、马五纠六千余人趋松潘，官兵御之，奔岷州。经略病已，帅师夜攻。贼奔踞山，公率众先登，歼贼三百有奇，追杀百余人。迟明，贼列阵何家峒，设伏以待。公率精兵奋击，贼败退，伏贼左右起，击走之，追数十里，斩首千馀级，执贼将詹世贵等。奏入，得旨奖赉。四月，败贼于分水岭。寻以陕匪东趋近豫，上召公还京，将面询陕中贼情。又以贼入川后，势渐张，乃公玩纵所致，致总兵施缙战殁，退出军机处、南书房，并罢所领馆阁、府库诸职。五年，抵京，夺都统、尚书、讲官、花翎，以侍讲在实录馆效力。寻袭骑都尉，

擢少詹事。

六年九月，充顺天副考官，迁詹事。七年，迁内阁学士，教习庶吉士，兼副都统。扈蹕木兰，射鹿获之，赏戴花翎。是年冬，广东永安客籍游民结添弟会，与土民构乱，博罗诸土匪响应。总督吉庆讨平之。寻悔释囚留孽，且疑巡抚瑚图礼密劾，遂自戕。诏公往鞠之，具得其实。时永安黄亚程等遁入铁笼嶂，复啸聚为盗。八年二月，公率提督孙全谋等进攻，即日克之，诛亚程及其党数百人。事平，条上善后九事。上嘉其妥速，升署吏部侍郎。寻赴直隶浙江赈狱。七月，擢礼部尚书，兼户部三库事，总理太常寺、鸿胪寺乐部。九年，仍授军机大臣，兼都统。鞠河南嵩县民王雷传习邪教事，未竣，以秦陇搜捕餘匪，命摄陕甘总督，办理善后事。上赐手敕曰：“汝诚国家柱石臣，有为有守，惟稍恃己之聪明，不与众人谋议。夫一己才力有限，仕途丘壑难穷，务宜兼听并观，勿存五日京兆之见。”八月，奏南郑县民赵恒裕、张希贤等谋逆，立擒之，与其党皆伏诛。又奏筹遣南山游民，均得旨嘉奖。

十一月，授两广总督。明年冬，劾前巡抚百龄苛虐营私状，鞠实，免百龄官。会俄罗斯夷船求通市，监督延丰率允入奏。公以越界贸易，恐商夷因缘为奸，亟请止之。手敕曰：“此事与朕意相符。所见甚是。”先是，粤东土匪洋盗勾结日炽，盗首李崇玉、黄正嵩依朱澳横行海滋。公初至，缉获甚众。嗣以官兵不得力，遂行间谍招抚，降正嵩，计擒崇玉，槛送京师。先后招降五千餘人，悉赏银币，并予千总、外委衔。巡抚孙玉庭劾公赏盗。诏降蓝翎侍卫，充伊犁领队大臣。正嵩之归命也，公尝诱以四品服及守备札，至是事觉，命谪戍伊犁。十二年，授三等侍卫，仍充伊犁领队大臣。五月，调西宁办事大臣。时野番侵掠内地，戕兵丁，故有是命。八月，偕将军兴奎、总督长龄攻克沙卜浪，番境悉平。条上善后四事。如议行。

十三年，擢江南副总河。是秋河水溢。九月砖工合龙。十二

月，以荷花塘复垫，降二等待卫。复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。十四年，调叶尔羌办事大臣。寻授头等侍卫，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十二月，以二品服补陕甘总督。明年六月，疏言：“臣前奏准六月陛见。今甘肃被旱，抚绥事重，不敢拘泥遽行。”又请缓征，拨帑赈贫，并疏陈散赈积弊。奉手敕：“汝实不愧广庭相国之孙。”又降诏嘉其能识轻重，且云：“所陈向来办赈积弊，俱切中窾要。”是月，赏头品顶戴。十六年，请禁交代仓粮折色之弊，以重积贮。如所请行。七月入觐，赏戴花翎。

十八年九月，河南教匪李文成等谋逆，陷滑县。诏公为钦差大臣，帅师讨之。贼屯滑城及桃源集道口，公由卫辉进军，分击新镇丁栾集，连破之。道口贼出掠中市所，公断其归路。遣别将杨遇春等迎击，大破之。贼造桥，将渡河而西，官兵截杀千馀，桥毁，不得遁。贼蜂屯拒敌，我军飞越沟濠，破道口，歼贼万馀，焚其巢，出难民八九千。渥旨嘉赉。寻破桃源贼，追道口贼，抵滑县。城中贼出应，败回城，围之。桃源贼来援，尽歼之。遣将弁分御，绝其外援。时李文成潜遁辉县屯司寨，公遣别将德英阿、杨芳率劲旅攻克之。文成自焚死，贼党悉歼。上嘉之，优赉有差。寻于南门掘隧道，密置地雷，公亲督兵勇进攻。地雷发，城裂。拔之，歼贼万七千馀，焚死七千馀，生擒二千馀。有诏加太子少保，赏三等子爵，换戴双眼花翎，紫禁城骑马，并赏御用荷包。子容照，迁乾清门二等待卫。又赏黄面元狐马褂暨上珍诸品。是冬，授直隶总督。十九年巡历开州，条陈善后五事。抵京复命，诏曰：“那彦成克副委任，深堪嘉奖。著在阿桂墓赐祭一坛，用示眷旧酬庸至意。”

寻坐保贪劣知县孟昶瞻补滑县令，夺职留任。二十年冬，以废员王奎聚等混请捐复，先令缴库，迹近专擅，镌四级。寻以滦州石佛口王姓世习白莲教，惑众谋逆，公全获诛之。上嘉其办理认真，宥积次吏议，赐御书“福”字暨尚方珍饈。二十一年，捐

谷三千石，兴复义仓，贮谷十六万六千石有奇。闰六月，以前在陕甘与藩司陈祁商挪赈银津贴脚价，并虚奏捐廉事，覈职下狱，论死。寻以缴完赔银，改戍伊犁，留家终养。九月，丁母忧。上念滑县剿贼功，免发遣，令闭门思过。

二十三年，授侍讲。明年，擢侍讲学士，晋詹事，充会试副考官，迁仓场侍郎，赏花翎。二十五年，擢理藩院尚书，调吏部尚书，兼都统，命紫禁城骑马。道光元年，兼掌院学士，调刑部尚书，管宗人府银库事，兼阅兵大臣，充顺天乡试副考官。二年四月，授内大臣。六月，以陕西渭南县民柳金璧犯死豁免，命公摄巡抚鞫之。得其状，诛贬有差。十月，复任陕甘总督。时青海河北番贼犯窝卜图卡，击走之。因请移兵驻守，议防卡条款，清厘河南番族，立什总、百总、百户、千户领其众。初，察汉诸们罕一旗移居河北，煽野番勾汉奸作贼。公绝其粮茶，穷蹙投诚。诏嘉其不劳兵力，不延岁月，办理认真。十一月，公六十生辰。御书“亮勋集祐”匾额，“福、寿”字各一赐之，并赐如意、朝珠、蟒袍、文绮诸物。

三年，以青海、蒙古皆已复业，下部议叙。寻请定商民与蒙古市易章程，并封闭边外金厂。又请增置青海正副盟长等官，设巡防蒙古官兵。皆得旨允行。五年九月，奏设甘肃各属义仓。如其请。十月，复调直隶总督。是年，江南运河阻滞，南粮改行海运。十一月，疏陈海运漕粮拨运事宜。下部议行。六年五月，以直隶窃匪日多，请严窃盗治罪之例。从之。八月，以海运速藏，下所司议叙。会逆回张格尔入卡，犯喀什噶尔诸城，檄东三省官兵剿之。公以过境兵丁口粮按例日给银五分，不足饮食，请加五分。又药铅火绳，由京运解，供应既难，且恐雨湿，请以甘肃筹备者充用，并筹议兵行支应。又以新疆遣犯积久人多，夷民杂处，易生事，请量地改遣。皆允之。七年七月，以直隶挂名吏役过多，包差滋扰，苦累闾阎，裁汰二万三千余人，酌应留名数，册报严明。

奏入，得旨褒嘉，并通谕直省，均照所奏章程办理。

十一月，回疆四城克复，命以钦差大臣往筹善后事宜。未几，张逆就擒，仍命往治其事。疏陈回疆积弊，略言：“回人素恭顺，此次变乱，半由平日抚驭失宜。参赞大臣等三年换班，其才干有为之者，三年中办理未必遽善，次者祇存五日京兆之见，不肯认真，下此竟有视为利藪，专工搜括者。且各长其疆，无维制考核之分，不相顾忌。应请分隶考核，俾有所纠察。至各官原设养廉，不敷办公，恳稍为议增。并准各大臣一律携眷，俾得久任其事，得一意办公。”上韪其言，如所请。先是，扬威将军长龄等奏请断绝各外夷贸易，并严禁大黄、茶叶出卡。诏公实力稽查。公疏言：“严禁于卡伦，不过绝其流；查察于各城，方能清其源。请于阿克苏遣官查核。”至是，又言：“安集延进贩内地大黄、茶叶、硝磺，接济外夷，私于卡内置产安家，竟敢相率助逆。请将现贩违禁物者逐出，其余暂准居住。”得旨允行。又奏：“各城相沿陋规，贪黷求取，苦累回民，今悉裁革，勒石永禁。”手谕曰：“行同饕餮，殊出情理之外。非公忠体国之大臣，孰肯和盘托出？可嘉之至！”八年，清移建叶尔羌城于罕那里克。又请于喀喇哈依外之七里河筑堡，设兵六百防守，并另建英沙尔城。又疏言：“曩者，伯克阙每以贿得补，而大小伯克遂诛求小回子以取偿，嗣后请由本城大臣先尽有功及家口被害之人，次死事人子孙，次出力世家，视其人才保送，参赞大臣验看奏补。”又酌定回夷难荫章程。皆如所请行。张格尔之就诛也，其妻孥尚匿浩罕，将军长公传檄索之。浩罕使人诈投贺书伺隙。公陈兵卫其出入，不许与卡内安集延交接，亦不犒赉使，谕以逆属在外，无足轻重，破其居奇之计，并绝其贸易，使不能藉天朝耸动外夷。宣宗手谕曰：“所办甚得大体，与朕意相同。”赐御笔、画扇并扇套、香囊各一。八月，请将伊犁通乌什之径酌议封禁；又稽察私垦地亩，征粮以供换防官兵禄糈；请于明约洛建贸易亭，以便布噶尔、巴达克山等通市。皆从之。是月，绘像紫光

阁，上亲制赞。九月，请酌撤换防满洲兵归伍，筹议操兵章程；又请令驻防官兵尽许携眷；又奏酌议茶税章程；请设喀什噶尔等三城银库。皆从之。谕曰：“那彦成办理善后事宜，筹画妥洽，劳绩卓著。著赏加太子太保衔，赏双眼花翎、紫缰、元狐马褂暨荷包诸珍品。”十二月，奏招致附浩罕之额提格纳布鲁特部落，安置特依劣克达坂地。上嘉之。九年正月，诏以公使人出卡，搜求逆属，有意邀功，召还京。又以妄给收抚之布鲁特翎顶、岁俸，严饬之。六月，回直隶总督任。十年冬，西陲复不靖。十一年二月，钦差大臣长龄奏，衅由驱安集延，籍其家，禁茶叶、大黄所致。命褫公职。八月，授盛京礼部侍郎。会长龄等复奏，浩罕申诉以前此籍没安集延，禁绝市易为言，谕责公误国肇衅，仍夺职。

十三年二月卒。诏以公服官中外，宣力有年，不忍忘其劳绩，著赏尚书衔，照尚书例赐恤。寻予祭葬，赐谥文毅。

公生于世胄，性好学，工诗能书。遇事有执持，于权要人无所屈。剿办川、陕、楚及滑县教匪，尤有功。任总督时，三次考绩，皆特旨优叙。虽屡起屡蹶，中外想望风采，上眷公不少衰。嘉庆中，英吉利入贡，颇不恭顺，惟问福中堂及那大人见居何官，盖外夷夙所敬惮者，只此两人云。

子容安，官副都统，充伊犁参赞大臣。容照，官马兰镇总兵。均坐事免。曾孙鄂素袭三等子。

汪文端公事略

公讳廷珍，字瑟庵，江苏山阳人。生十二岁而孤，母程太夫人抚之成立。家本素封，至公父而落。值岁凶，母子日或一食，或终日不得食。太夫人终不肯使人知，曰：“吾非耻贫，耻言贫耳。言贫则疑有求于人，故不为也。”岁除无米，使仆索旧逋城外，抵暮

归，无所得。母子各饮茗一瓯，尝盐菜数茎就卧。其艰贞若此。

公孤苦力学，少游任子田、李晴山两先生之门。困诸生十年，始获乡举。乾隆己酉，一甲第二名进士，赐及第，授编修。辛亥大考，擢侍读。不两月，拜司成之命。性严毅，以师道自居，选刻《成均课士录》，教学者以立言之义法，而力戒摹拟剽窃之弊。寻命入直上书房，协修起居注，授侍讲学士，教习庶吉士，再迁礼部侍郎。

公学有根柢，以文章行谊高天下，海内推为正人，无异辞。天子知公深，屡畀以造士衡文之任。初督安徽学政，为学约五则，以训士。一曰辨途，谓“喻义喻利，人心之分尽于此；为己为人，学术之分尽于此。有志者当立辨乎毫厘千里之差。”一曰端本，谓“士者，四民之首，天下事皆吾分内事也。自公卿至一命之吏，皆读书人为之。故贵通古今，达事变，相期为有体有用之学。”一曰敬业，“时文者，古文之一体，犹之碑志、传记、表疏、论序云耳，以摹拟剽窃者之不足言文，乃并时文而小之，过矣！”一曰裁伪，谓“昌黎论文惟其是，吾论文惟其真。盖必能真而后是非可得而论也。申、韩、庄、列，异乎吾道者也，而朱子以为先有实而后托之文，非以其真耶？”一曰自立，“文之不能不变者，时也，挽其变而归之正，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，学者事也。苟非克自树立，随风气为转移，取已陈之刍狗，沾沾然仿效之，庸有冀乎哉？”公之因文见道，其大旨不出乎此。每训士，谆谆然如父兄之诲子弟。刻试牍曰《立诚编》，取修辞居业之义也。附条约十八则，抉摘至为精审。其后督学江西及浙江，所刻校士文皆以立诚名之，而条约加详。海内操觚之士，家置一编，风气为之一变。

公直上书房最久。嘉庆二十三年，特命为总师傅。时宣宗皇帝在潜邸，公尽忱启迪，非法不道。登极后，献纳尤多。累擢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。道光二年，命典礼部试。三年二月，奉手敕：“礼部尚书汪廷珍，于嘉庆十七年蒙皇考简用上书房师傅，与朕朝

夕讲论，考古证今，言皆中道。至二十三年受任总师傅以来，倍加勤慎，使朕通经义、辨邪正，受益良多。自朕亲政后，畀以左都御史、尚书之任，均能积职。是汪廷珍于师道臣道之义，可谓兼备矣。本日朕临雍讲学，因思曩昔讨论之功，眷怀旧学，用沛恩施。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衔，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。”天语煌煌，具见公所学之正，故能启沃圣聪，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，足与古大臣争烈矣。是年，仍典礼部试，所得多知名士。赠太师。杜文正公受田，其举首也。未几，拜协办大学士，赐紫禁城骑马。八年薨，优诏悼恤，上亲临奠醑，赐祭葬有加礼，予谥曰文端。

公风裁严峻，正色立朝，出入内廷，进止不失尺寸，造次必以礼，于要人无所亲附。僚友见之，皆肃然起敬。自言平生不敢作刻薄事，遇横逆能忍；于饮食衣服无所择；贪冒谄谀之习，有不忍为，守太夫人教也。所著曰《实事求是斋诗文集》。

杨勤勇公事略

国朝嘉道中，汉人战功之盛，推两杨侯为最，一忠武公遇春，其一则勤勇公芳也。

勤勇公讳芳，字诚村，贵州松桃厅人。生而沉毅，有干略。好读书，通经史大义。应试不售，遂入伍充书识。忠武公一见赏识之，拔补把总。时川楚教匪称乱，王师征之，累岁不能靖。公从忠武剿贼，每战辄为军锋，斩馘不可数计。累擢台拱守备，赏蓝翎。嘉庆四年，经略额勒登保公进剿贼渠冷天禄、包正洪于大竹，适正洪已与仪陇贼合窜邻水，乃冒雨突击天禄于岳池。杨公遇春以劲骑二千，一战歼之。进追至石笋河，贼以五舟迭渡，仅济千贼，余贼数千方临岸登舟。时公已晋都司，率九骑越山先至，即麾帜大呼驰击，贼隔山，不知我后队虚实，争赴河，陷淖者三千

餘人，五舟皆覆，隔河賊呼號不能救。俄大軍至，騎浮而濟，并追歼其先渡之賊。是役，公功稱最。賞花翎，擢下江營游击。五年閏四月，賊渠楊開甲、張天倫等趨渭南，公隨楊公愷道掘其東竄，并遣兵守商維。賊議復西竄，留張漢潮餘黨三千于后，以綴官軍。公掘西河口去路，而大軍三路逼攻，連破之大小中溪，斬首千五百。賊合竄溪口，伏兵四面蹙之，沟水尽赤，生擒千餘人，張逆餘黨歼焉。公由兩廣督標參將晉广西副將，賞誠勇巴圖魯名號。八月，連敗賊于成縣、階州。賊渡白水河，入老林。公冒雨追賊，及之于磨刀石，手刃十餘賊。矛傷足墜馬，仍徒步杀賊，复伤臂。官軍乘之，大敗賊，射伤伍怀志。上聞而嘉之，詔問受伤狀，下所司优叙。

六年五月，張天倫與曾芝秀、陳國奉等率眾六千合屯高唐嶺，公及楊公分路击之，擒斬三千。賊復分为二，公夜袭天倫于白河，俘賊殆尽。楊公遂与公邀击冉天元于平利，克之。六月，经略逼贼入川，为一举扫荡计。八月，遣公击張天倫于西乡，俘斩盈千，餘賊仅四百，竄老林。适公前所追太平、開縣之賊竄至南江，经略令公歼东奔之辛斗于通江，而自帥楊公追西竄之高见奇、魏学盛于广元，擒斩殆尽。七年三月，楊公移剿苟文潤，賊自华阳合而东竄，公分路追截败之。于是楚贼略殄尽，其南山遗孽，经公及楊公分兵十餘路，栉比排搜，亦所餘无几矣。逆渠苟朝九被公剿急，遂与宋应伏合竄汉南，为官兵所殄。八年六月，公穷搜至老林。匿賊百餘突出整屋、洋县，公追之入山。八月，有散遣之勇附之，合三百人。苟文潤領其众，势复猖獗。九月，通江已散之勇五百人，复与合，遂戕副將朱槐于山沟。詔公回汉北专防山内餘賊。时賊皆百战之餘，忽陕忽川，忽聚忽散，猱腾兔脱，无定踪。九年正月，屢由安康窺汉岸，图竄南山，皆为公所却，先后擒餘匪百餘。于是南山无賊。八月，公搜汉北餘匪，尽殄之。各路皆报肃清。公擢宁陕镇总兵。

初，嘉庆五年，特设宁陕镇，节制子午、华阳、黑河诸营汛，以从征乡勇五千充新兵，地险兵悍，为汉北第一岩疆。九年，三省戡定，经略、参赞先后还京师。十年七月，而有新兵之变。时杨公遇春以陕西提督入觐，公赴固原，署提督事，副将杨之震护宁陕总兵。营卒陈达顺、陈先伦以停给盐米银事，纠众叛，戕副将、游击。贼党蒲大芳等以公素得士心，先护送其家属于兴安，而后归从贼。杨公行至西安，闻变，即调兵进剿。诏德楞泰为钦差大臣，讨之。贼奔华阳，破洋县，虏胁数千。公帅固原兵二百人驰抵石泉。九月，贼攻孝义厅，分队窥子午峪。公驰扼峪口，德公令杨公以兵五千自洋县进剿，而自帅兵四千继之。贼攻鄠县，公复驰救，力击劫营贼，鏖战竟夜，身受数创。犁旦，贼辨其为公也，自引去。时贼党已增至万人，又选步骑三千为前锋，改推蒲大芳为首。遇杨公军于方柴关，兵贼隔河，尚有相揖讯者。及战数合，杀伤略相当。大芳陷阵力战，伏贼绕出阵后，官兵大溃。杨公仅率亲兵数十，登山断后。贼追至，忽反走，乃收溃卒扼方柴关。次日，公驰至，谓杨公曰：“叛兵皆百战之余，骁悍习地利。而官兵勤劳九载，疮痍未复，且与叛兵多同功一体之人，以兵攻兵，终无斗志。贼两战，见吾二人皆辟易，尚有旧部曲谊。请公按兵缓攻，而某单骑入贼营，晓以顺逆。”杨公然之。时贼矛林立，或叩马力阻。公曰：“我与杨公计之熟矣。天佑苍生，我必不死。为国息兵，即死且得所，何恨！”遂策马前，万众作愕。公故得新兵心，又捭阖善操纵，见大芳等，即痛哭曰：“吾与若曹戮力数年，同患难生死。今对垒如仇敌，吾不忍见若曹罹族灭祸。请先杀我。”于是众皆哭。逾二日，大芳诱缚先俘、达顺以众降。德公遂以叛卒穷蹙乞命，奏首祸二百二十有四人尽释归伍。上切责其宽纵，命戍降卒二百余人于新疆，寻为伊犁将军松筠公所诛。杨公降总兵，公坐驭兵不严，酿变，劾戍伊犁。德公既劾公，恐物议不平，复密疏申雪。公至伊犁未匝月，即赐环，命以守备千总补用。